

许建国 著

# 光明论陷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许建国 著

# 光明论陷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光明沦陷:许建国中短篇小说选 / 许建国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220-07725-8

I. 光… II. 许…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0522 号

GUANGMING LUNXIAN XUJIANGUO  
ZHONGDUANPIAN XIAOSHUOXUAN  
光明沦陷:许建国中短篇小说选

许建国 著

责任编辑  
书名题字  
插图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蒋跃梅  
杨斌庆  
石玉祥  
彭小柯  
戴雨虹  
何秀兰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槐树街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 //www. scpph. com

http: //www. booksss. com. cn

E-mail: scrmcbsf @ mail. sc. cninfo. 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上翔数字制印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140mm×208mm

5. 875

150 千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07725-8

28. 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 序

许建国是一位做人与作文都十分真诚的作家，收录在这本集子中沉甸甸的9篇作品，便是这种真诚最好的印证。许建国至今仍生活在离他出生不远的小县城里，与他作品中的一干人物朝夕相处，稍不注意，便会招来各种麻烦。但他却始终执著于他认准的“现实”，或恨或爱，写得毫无顾忌，其做人的真诚可见一斑。许建国的创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20多年里，中国文学潮起潮落，几度兴衰，如今早已风光不再，作家更是如明日黄花般的落寞了，而他却还是那样端坐于小县城的书桌前，守着清静，也守着清贫，写他的小说，写他的一个个中篇或短篇。无论如何，在今天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这份对文学的虔诚让人感动。

今天的作家写影视的多了，写小说的少了；还写小说的作家中，写长篇的多，写中短篇的少了。原因主要是经济利益所致，这一点作家和读者都十分明白。小说比影视难写，作家和读者也明白，但中短篇比长篇难写，这一点读者就未必明白了。中短篇靠的是功力，也最容易让一个作家露馅，而长篇则常常能为一个作家遮丑。官员作家、老板作家，一本本出着长篇的同时，闲暇之余写诗填词，唯独和中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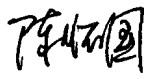
篇小说没什么瓜葛。不是不屑，恐怕是不能。写中短篇苦、难，又无名利可图，总之是出力不讨好的差事。许建国不可能不明白这些。明白了还要坚持，这就不仅仅是感动，而是让人肃然起敬了。

《光明沦陷》收录了许建国近年创作的9个中短篇小说。集子的选择颇具匠心，清一色的乡村题材，清一色的小人物，囊括了目前乡村的方方面面和各色人等，呈现出一幅完整的乡村图画。但和许多人云亦云的乡村题材不同，许建国笔下的乡村没有轰轰烈烈、虚张声势的所谓改革，只有宁静中的一点喧嚣，贫穷中的挣扎与奋斗，时代的烙印被内敛了，更多地体现在人与人或人与自身灵魂的搏斗中。说实话，我更相信这样的乡村。在看惯了被文学作品不断现代化、城市化乃至洋化了的中国农村和农民之后，许建国带给了我们一种久违的真实。

许建国的作品有一种质朴的真实，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小说，他的人物都是有“道德灵魂”的。这很符合中国小说的传统。许建国曾是一名乡村教师，把“道德灵魂”由学生而延伸到小说，在他也是顺理成章的。的确，他的小说都有一个可以纳入道德范畴去衡量的主题，他的人物或俊或丑、或狡诈或世故，但都是有着道德良心底线的。他的人物大多都有些“一根筋”，如电工杨铁牛，为了村里通电费尽周折，甚至连命都搭上了；为了让村民能过个好年，村支书用尽手段；还有拿不到报酬的民办教师，不惜花钱买来城市户口转为公办教师，转了还是没报酬，但仍然笔直地站在讲台上，站给上级看，站给“体制”看；甚至连公共汽车上的“我”，为了看一眼漂亮姑娘，一直跟随到姑娘下车……许建国的手法简单而有效，这些人物的“一根筋”反而有了弹性，有了张力，有了几分质朴的可爱，也有了我们看后的会心一笑乃至过目不忘。

许建国是一位舍得在情节、细节和语言上下工夫的作家，尤其是语言，自然、简练，却不乏生动，很有几分老到。

就这本集子中的作品而言，可以看出，许建国比较注重作品中的矛盾和戏剧化冲突，而且做得不错。但我想说的是另一种矛盾：一个作家面对小说的矛盾。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写小说的过程就是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有限的文字和丰富的语言是矛盾，因此我们常常会有词不达意的苦恼；丰富的语言和更丰富的大千世界是矛盾，因此我们常常会有“心中有口中无”的尴尬；生活杂乱无章，小说却必须要有结构，这更是矛盾，如此等等。这些矛盾牵涉到小说技术与艺术的方方面面。这些矛盾或许根本无法解决。作家要做的无非是多想一点办法和找到一点自己的办法而已。我想，这正是许建国在今后的创作中该下苦工夫的地方。好在许建国还年轻，有的是力气，更有的是未来。



2008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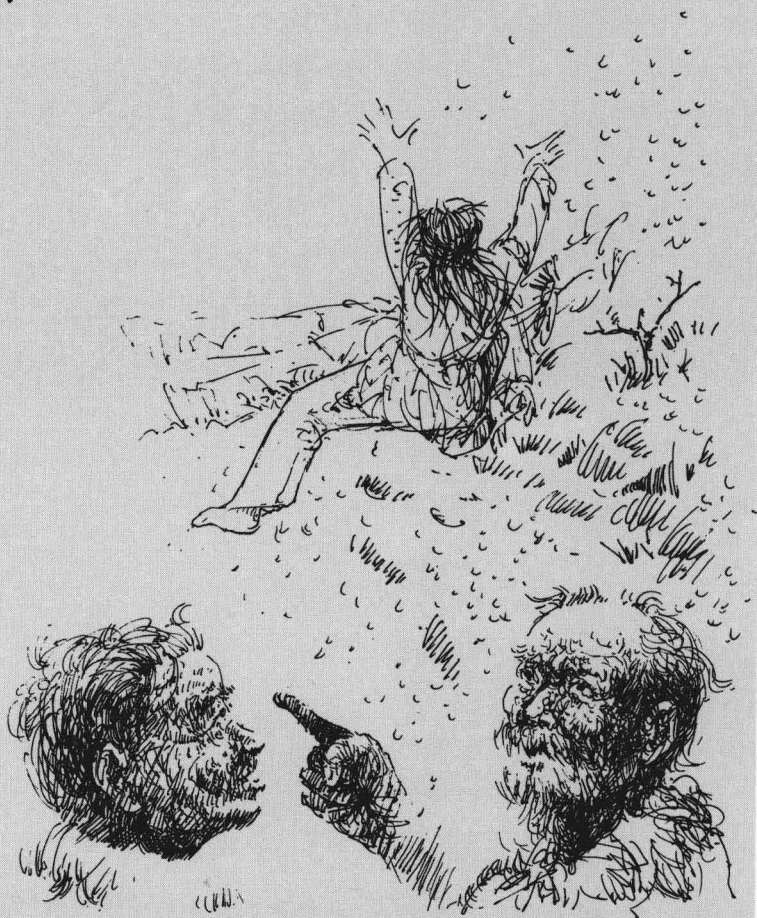


# 目录

CONTENTS

光明沦陷·····	3
福兮福兮·····	27
真皮马甲·····	47
一路顺风·····	63
灾年·····	73
水火相容·····	101
乡间故事·····	115
乡镇换届·····	123
良莠·····	161

# 光明 沦陷







廖红梅喊杨铁牛起来吃饭的时候，铁牛正把脑袋窝在被子里。廖红梅以为男人悄悄起了床，转身欲走，隐约间却听到一阵呼噜声，她一把掀开被子，揪住男人的耳朵，把那颗脑袋拎了出来。铁牛故意装睡，脑袋耷拉着，不做丝毫动弹。廖红梅便尖了声调说：“黑子的媳妇昨晚跟人睡了，黑子薙住她的头发往死里揍呢。不起来看看？”

铁牛一下子睁开了眼，他觉得这消息就像媳妇随身带进来的油烟子一样还有些滋味。他嬉笑着问：“跟哪个？”媳妇拉长了脸不答，铁牛便收了脑袋，蜷缩在被窝里想象黑子媳妇那两条像剥了皮的青蛙一般细嫩白净的大腿，想着想着竟来了兴致，就喊媳妇过来。媳妇回转身问啥事，铁牛一本正经地说：“你不是说今天上街吗，也不换换衣服？”说着伸出胳膊拽过媳妇，要脱她的衣服。媳妇脸一板说：“邪货儿，只要送了电，人家也跟你睡。”说罢，屁股一扭，走了。夫妻私事，媳妇并不迁就铁牛，这令铁牛很失望。铁牛常想，逮住机会了，一定给她点颜色看看。然而，真到了那一刻，依旧是猴急猴急地完成任务了事。

铁牛懒洋洋地起来，把饭扒到嘴里，才觉得没有胃口，便丢了碗，抬脚出了门。媳妇喊住他说：“天阴这很，不弄点儿柴火好过年？”铁牛很夸张地抖了抖披在肩上的褂子，歪着头瞅了瞅像支在四



围山上的天幕，说：“冬天的太阳就像我一样爱睡懒觉，过一会儿它就会起来的。”媳妇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没屙泡稀屎把自己照照，也敢比太阳。”见媳妇收了脾气，铁牛赶紧说：“我去打听一下黑子的媳妇跟哪个睡了。”说罢，不等媳妇答话，拔腿就走。

铁牛惶急地走到公路上，就有人迎着他说：“电老虎儿，黑子的媳妇跟人睡了，黑子没去找你的事儿？”铁牛并没在意，只问：“咋就跟人睡了？”那人说：“还不是没有电？”铁牛一惊，想说偷情咋就跟没电扯到一块儿了呢，怕有推卸责任之嫌，便没说出口，只在心里抱怨媳妇没把话说清楚。这时，又有人围了过来，铁牛方才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要说这事也是怪黑子，谁叫他恁迷《水浒传》？停电以后，黑子的心里就一直悬着林教头的去向，想来想去，就想到了陈半仙，偏偏陈半仙是个半拉子，书看得半懂不懂，头脑中的一部《水浒》大部分是自己的创造，说出来的自然是牛头不对马嘴。黑子不听倒还罢了，越听心里越悬。昨天晚上，黑子实在熬不住了，就骑了车子上街看电视。黑子的媳妇估摸黑子不会回来了，就留了一个男人在自己被窝里过夜。没想到，黑子看毕电视又摸黑回来了。

几个男人把一个平常的偷情故事极富主观色彩地演绎一番之后，都忍不住笑弯了腰。笑毕，便问铁牛啥时候来电。铁牛装出不怀好意的神情，说：“等你们的媳妇都跟人睡了再来。”有人就说：“我又不喜欢看电视。”铁牛没想到竟是这么瓷实的男人，便调侃道：“死守不是办法，我倒有个防止媳妇跟人睡的小窍门。”那人眯了眼睛问：“啥窍门？”铁牛神秘兮兮地说：“耳朵使过来，我悄悄跟你说。”铁牛说一句，那人笑一声，说完之后，两人都是哈哈大笑。

众人忍不住，便说是铁牛的经验，应该好好推广。铁牛大大咧咧地说：“推广可以，你们哪个的电费交了就给哪个说。”众人一听，哄

地一声就要散开。铁牛急急地喊道：“真不怕媳妇跟人睡呀？”有人问：“村干部的电费都交了？”铁牛又抖了抖褂子，把衣兜抖到面前来，摸出一本收据说：“我这就开票去的。”那人说：“我们看了条条自然会交的。”铁牛便骂，恶狠狠的样子：“就是来了电，也不给你们这些龟孙子送，非等你们的媳妇跟人睡了不可。”众人不理，各自走开。

铁牛边往村长家里走边想着刚才的笑话。他觉得冬天的男人们除了满足女人的需要外，实在无聊得很，扯闲话打麻将只是无可奈何的活儿，要是有一件像夏收夏种那样紧急的事拴住他们的心，吃饭干活，累得死去活来，黑子的媳妇就是跟人跑了也没人注意的。

铁牛到村长家的时候，村长正帮着他的媳妇往黄姜上泼开水。黄姜是一种药材，山岭沟壑多有生长。早几年卖一两毛钱一斤还要切片晒干，如今挖出来的活根就卖到好几块。铁牛知道黄姜的提取物皂素广泛应用于医药及护肤制品，只是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太大，狗日的阔佬把厂子关了，没钱的家伙们就不管不顾地上马投产。穷人常被脚背上的钱迷了眼呢。村长的媳妇自然不爬高下低到山上去挖黄姜，她收购别人的再用自行车驮到城里去卖，从中耍点儿秤杆再赚点儿差价，加上泼水这些手脚，利润倒也可观。

村长门前的道场上铺满了黄姜，先是村长在前面泼水，村长的媳妇在后面撒土坷拉面儿。村长的媳妇嫌村长泼得不均匀，土坷拉面儿粘不住，就叫村长过来，她自己去泼。村长刚抓了一把土坷拉面儿，就看见了铁牛。村长脸一红说：“就是女人心黑。”铁牛应道：“城里的收购部都是奸商，他们的钱不赚白不赚。”铁牛虽不为商，却不乏奸滑。他知道村长重利但更重面子，于是借驴下坡，照顾了村长的面子，又不使自己陷于难堪。果然，村长的媳妇把一张老脸笑成了一朵花：“看，还是人家杨电工想得开，哪像你，门板一块。”



村长放了包袱，手脚也麻利了，跟在媳妇后边，屁颠屁颠地撒土坷拉面儿。等村长忙毕了，铁牛故意嗷嗷嗷地说：“电管所这回怕是要来真的，不交钱过年也不会送电吧？”

村长贵为一村之长，自然非比一般，见铁牛提了公事，撒土坷拉面儿的小家子气霎时烟消云散，话里就有了十足的村长味儿。“一般说来，电工也是村干部，相当于副村长的级别，你负责这项工作，千万要保证不出问题。”村长说完这话，叼了一根烟在嘴里，“啪”的一声点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把烟子闭着，不吐，只等铁牛回答。

常常与干脆利落的电流打交道的铁牛，是不易被拍上马屁的，他想直接把话说了，又害怕惹出村长的脾气，反倒坏了事情。于是，仍是那副卑恭的样子，软中带硬道：“只要电费交上去，啥事都不会有。村长要是出面督一督，那是最好不过的。”

村长“噗”地一口吐了烟子，大手往旁边一摆，不耐烦起来：“放手叫你做这项工作，是对你的考验。再说我也顾不上帮你收电费，防汛费、民兵训练费、合作医疗、教育集资、建桥集资还有户口簿工本费哪一项都等着了结。”

话到这个分上，该是铁牛拍屁股走人的时候了，然而他仍是一副牛样子，铆了劲要问出个结果来。他说：“按村长的意思，电费怎么收呢？”

村长的恼火便毫无顾忌地落进一字一句里：“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用多少出多少，还能收出花样来？”

村长这一恼，反倒激出铁牛的信心。他想，话不投机，无非是撻挑子不干了，村长还能撤了他的农民，剥夺他耕田种地的权利？他还是那种不愠不火的语气：“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是大伙儿都看着村干部，干部不交老百姓也不交；二是电费中还加不加村里的提留。”

铁牛的穷追不舍几乎把村长逼到了南墙，烦乱中话里就有了漏

洞：“提留肯定要加，不加上你吃啥子我吃啥子。收钱肯定是按秩序来，万一不行就叫村干部带头。”铁牛一听心头一喜。他想，只要村长能带这个头，啥事都好办了。他问：“哪个带这个头？”铁牛这一问，村长方觉出了话里的把柄，于是含含糊糊地说：“哪个都能带这个头。”村长说完这话起身要走，铁牛不好意思干坐着，不情愿地随着村长站起了身。

村长和村长的媳妇一人一辆自行车，后座上的两袋子黄姜就像两个半头缸一样被一条绳子拦腰捆着。村长毕竟没有他媳妇老练，车子在他手中总是左右摇晃。铁牛虽然有十二分的怨气，表面上仍是不显山不露水，他撵上去，叉开两腿，像赶鸭子一样扶着村长的自行车。铁牛并不说话，随着村长默默地走，走了一段，村长的火气似乎消了不少，伴着轻快的脚步，撂下一些话：“要钱的时候话说柔和一些，别硬哧哧地弄出矛盾。”铁牛小声答应着，送村长上了公路，便在心里骂开了。

你是一村之长你不带头还能叫谁带头？一年的时间就只交了正月间的电费。那次村长喝醉了酒，扶着铁牛的肩膀，喷出满嘴的酒气问铁牛电工好不好当，铁牛说，别的倒没啥子，就是电费难收。村长就从兜里掏出一把毛票数了数，递给铁牛说：“村长还能不支持你的工作？我的先交了。”第二天村长问铁牛，他是不是给了铁牛钱。铁牛料到村长酒醒了会反悔的，便说，给是给了，就是已换成了收据，说着把条子递过去，村长黑了脸干笑两声，一把拽了条子。村长不交文书不交连长也不交，平头百姓不过欠一两个月的电费，干部少则三五个月，多则一年，光村干部就欠了大几千块，叫他咋跟村民做工作？其实，村里的工作都是村干部自己设置的障碍，电费里搭船收点儿提留，防汛费里也搭船收点儿提留，就是户口簿工本费也要搭着收一点儿。派出所本来是收六块钱，要村里把户口簿填好后交上去，村里就



加了一块钱的润笔费，还说不润笔怎么写得出口？铁牛想不通村里收的钱都弄到哪儿去了。

铁牛本来是找村长要电费的，村长却只字不提。他倒是想按村长说的，依次找村干部要下去。但是，村长不交，其他的人就不会交。所谓“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是如此。铁牛想，没有电也不是哪一个人见不着光明，别人能过自己也能过。问题是自己干着一个狗屁电工，钱收不起来要挨骂，没有电也要挨骂，十足一根磨轴子。铁牛把所有的怨气归结到村长一个人身上之后，就希望他连人带车翻下岩去，也别摔死，断条胳膊断条腿都能解恨。

## 二

要不到钱的杨铁牛漫无目的地在公路上晃荡，手里的一本收据扔过来甩过去，抛出哗哗的声响。这时候，不远处的一辆四轮“嘎吱”一声停了，从车上跳下一个人来。铁牛抬头一看，知道是畜生从广东打工回来了。一年不见，铁牛一时竟不好意思喊他“畜生”，于是仍低了头，装没看见。

他们这代人，名字起得特别难听，铁牛、黑子、畜生自不必说，还有叫南瓜、哈巴、黄毛、和尚、婆娘的。铁牛曾问过他爹，咋给他起这样一个难听的名字。爹说，贱名好养活。小时候，铁牛相信这话，长大了，铁牛才觉得不是这么简单。

畜生老远见了铁牛，欣喜之情溢满了一张脸，忙不迭地去兜里摸烟。等到了面前，递给铁牛一根红塔山，极亲切的样子。铁牛一脸惊奇地问：“发了？”畜生呲出一对虎牙说：“马马虎虎吧。”说话间，铁

牛掏出打火机，把烟点了，羡慕地说：“明年我跟你一起走？”畜生说：“受罪的事没给你说呢，连我都不想去了。”说着，畜生就邀铁牛去摸几把。畜生说：“一年没摸那东西，想得慌啊。”铁牛说：“你还别说，我正好缺钱用，就到你那儿去打打劫。”

两人正在商量喊谁入伙儿的时候，村长骑着车子笑嘻嘻地到了跟前，还没下来，就像见了亲娘般地喊：“畜生，回家过年了？”畜生喊一声村长，又递了一根红塔山过去。村长就睁大了眼睛，一只手去拍畜生的肩膀，一只手去兜里摸索，摸出一包金蝶牌烟来，作势要扔，嘴里道：“村长真他妈的不值钱。”畜生见状，只好拿过金蝶，送一包红塔山到村长手里。眼见着村长和畜生一来二往，极随便的样儿，铁牛就恨恨地想，有钱就是爷，村长啥时候这样待见过自己。他失望地说：“村长咋这么快就回来了。”村长脸朝着畜生，说：“遇到一辆四轮，就让女人搭上走了。”

村长、铁牛一行人来到畜生家里，又喊了一个人就摆开了架势。村长说：“先定个调吧，来五一五二〇咋样？”村长一说，其他人只有认可的分儿。麻将摊开，铁牛又说：“领导，再定个时间吧，别没完没了。”村长斜了一只眼，不屑地说：“我还怕你们赖皮缠呢，饭好了就散伙。”

起了几圈牌，铁牛说光打牌没意思，要畜生讲讲他在外面是咋个受罪法。畜生先是不肯讲，铁牛便悄悄给他使眼色。当他明白铁牛是要分散村长的注意力后，便讲开了。

他说：“过惯了村里自由自在的生活，进了厂里，简直不习惯得很。我们那个公司的经理是个女的，董事长是她老公。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便是喊口号。事务课长整队集合以后，便在前面喊：‘富盈富盈。’下面的工人接着齐声喊：‘兴旺兴旺。’课长再喊：‘富盈富盈。’底下又喊：‘发达发达。’富盈是公司的名称。不论刮风下雨，从不间





断。开始觉得挺新鲜，喊得特别卖力。时间久了，渐渐厌烦起来。有一天，我只是嘴巴跟着动了几下，恰好女经理就在身后站着。那天的工资没拿到不说，还一个人站到厂门口喊了一个小时。过后吐一口痰，尽是血丝。后来，换一个公司，这个公司也是一样，端了人家的碗得服人家管，你能不搞？”

铁牛笑道：“这也算受罪？这体现了一种精神风貌，哪天村长也这样搞，村里收啥钱保证都能收起来。”村长听他们说说得有味，手里就有些疏忽，起来的一张牌恰好能配成一句的，却把它打出去了。村长要悔，铁牛一把按住村长的手，说：“赌桌上还有悔的？”村长无奈，接着往下打。

畜生又说：“那个富盈公司的经理特别迷信，逢初一十五都要拜财神。生产课门口一张桌上摆满了三牲五果，一拜就是大半个小时。光她拜倒也罢了，工人还要毕恭毕敬地站在她身后看着，目光要虔诚，不能嬉皮笑脸，你说这是个事吗？”

铁牛一边起牌，一边说：“这还真是个事。心诚则灵，村长要是天天这样拜，我们村早发达了。”村长听得心烦意乱，顾不得畜生的面子，只大声大气地说：“在厂里干活要专心致志，搞别的事情也不能一心二用。打牌就是打牌，说那些闲话有啥益？”村长打牌堪称全村一绝，心无旁骛满脸现出庄重之色，眼观四方从不喜笑颜开，特别是起牌放牌，可谓手起牌落绝不拖泥带水。村长这一说，畜生也不好再说什么，接下来便一心一意打牌。

时间很快过去，饭端到桌子上的时候，大家都数兜里，唯独村长不数，黑着脸坐在那里。畜生把菜摆好，找出一瓶石花王，讨好地说：“这还是去年过年买的，没舍得喝，今儿总算有机会孝敬一下村长。”村长仍旧不说话，只勉强咧了一下嘴。

等酒斟好了，铁牛端起一杯就跟村长碰了，说：“要是晚上有电，